

宋

史

三四



卷第七十九

宋史一百二十

高言柱國錄事丞相驛國舅領經筵事兼修國史等奉

樂一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鍾旣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鍾圖三辰五

靈爲器之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鍾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鍾聲弁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稊二米真忝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

銅制律造樂哲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鍾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夫韶濩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興當是時桑間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

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既各
執異論而身爲度之說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
哉觀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
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
諭直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愚者
可諭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
羽特餘事耳去恣慤靡曼而歸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
是過也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
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
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理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

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于編俾來者有考焉爲樂志

王者致治有四達之道其二曰樂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歷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樂令惟著器服之名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北鄙鄭衛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掃地晉天福中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嘗觀樂縣問工人不能答由是患雅樂凌替思得審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詔翰林學士竇儼兼判太常寺與樞密使王朴同詳定朴作律準編古今樂事爲正樂宋初命儼仍

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儼上言曰三五之興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

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
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
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
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
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
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
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
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昶僞宮縣至京
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
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

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氍毹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鈔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義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况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之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

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
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
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
王朴竇儀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峴討論其理峴言以
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
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
音和暢事具律歷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
次御別殿群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
賀畢群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
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

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翬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

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印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饒鐸雅相金鈔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北果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

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泰州獲白鳥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筦絃薦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鳥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大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即奏隆安之樂並從之大常寺又言準令宗廟殿庭宮縣三十虞郊社二十虞殿庭加鼓吹十

二案開寶四年郊祀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
有詔園丘增十六虞餘依前制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冬至上壽復用教坊樂九年嵐州獻
祥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端拱初澶州河清廣州鳳凰集
諸州麥兩穗三穗者連歲來上有司請以此五瑞爲祥麟
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于朝會從之淳化二年太子
中允直集賢院和嶠上言兄峴嘗於景德中約唐志故事
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
太祖功業今覩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製
則文武二舞亦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

也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之舞爲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爲威加海內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抗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三年元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羣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爲定制噉又請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爲四瑞樂章備郊廟奠獻以代舊曲詔從之有司雖承詔不能奉行故今闕其曲太宗嘗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二絃至道元年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三

十七卷凡造九絃琴宮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龍仙
羽調側蜀調黃鍾調無射商調瑟調變弦法各一制宮調
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龍仙羽調八仙操凡三曲
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四十三曲商調十三曲角調二
十三曲徵調十四曲羽調二十六曲側蜀調四曲黃鍾調
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造五弦阮宮調商調鳳
吟調角調徵調羽調黃鍾調無射商調瑟調碧玉調慢角
調金羽調變弦法制宮調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
九二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宮調四十四曲商調十三曲角
調十一曲徵調十曲羽調十曲黃鍾十九曲無射商調七

曲瑟調七曲碧玉調十四曲慢角調十曲金羽調三曲阮
成以示中書門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聲淫非中
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聖之旨尚存遺
美琴七弦朕今增之爲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
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爲五其名曰水火金
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齊琴
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及近侍咸聽焉由是中外獻賦
頌者數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弦琴五弦阮均
配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
圖以獻上覽而嘉之遷其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

眞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奉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獎勵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精備蓋樂工止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驟變景德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及令內臣監修樂器後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工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

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
上御崇政殿張宮縣閱試召宰執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
立侍先以鍾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鍾磬塤箎琴阮笙簫各
二色合奏箏瑟筑三色合奏迭爲一曲復擊鐃鍾爲六變
九變又爲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
曲頗爲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
管然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不復旋易
與諸宮調皆協又令仲辛誕唱八十四調曲遂詔補副樂
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
差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

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旣罷兵垂意典禮至是詔曰致恭明神邦國之重事升薦備樂方冊之彝章矧在尊神固當嚴奉舉行舊典用格明靈自今諸大祠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八變如通禮所載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詳定所言東封道路稍遠欲依故事山上圓臺及山下封祀壇前俱設登歌兩架壇下設二十架并二舞其朝覲壇前亦設二十架更不設熊羆十二案從之九月都官貲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按禮文饗太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成止然後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論語曰三家者以

雍徹又周禮樂師職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曰謂歌雍也郊祀錄載登歌徹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今於終獻降階之後即作理安之樂誠恐闕失望依舊禮增用詔判太常寺李宗諤與檢討詳議以聞宗諤等言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曲辭樂署因循不作望如夔所奏從之時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爲封安皇地祇禧安之樂爲禪安飲福禧安之樂爲祺安別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宴享以紀瑞應十月眞宗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觀亞獻終獻皆不

作樂因令檢討故事以聞有司按開寶通禮親郊壇上設
登歌皇帝升降奠獻飲福則作樂壇下設宮縣降神迎俎
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則作亞獻終獻升降在退文舞
引武舞之間有司攝事不設宮架二舞故三獻升降並用
登歌今山上設登歌山下設宮縣二舞其山上圜臺亞獻
終獻準親祠例無用樂之文於是特詔亞終獻並用登歌
五年聖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親製其崇
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並望聖製詔可之聖製薦
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
是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處景靈宮

以庭狹止用二十虞上又取太宗所撰萬國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晉曲曰定功之舞親作樂辭奏于郊廟自時厥後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

仁宗天聖五年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大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莫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

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
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
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
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是時仁宗始
大朝會群臣上壽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明道初章獻皇
太后御前殿見群臣作玉芝壽星竒木連理之曲厚德無
疆四海會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謝宗廟帝耕籍田享先農
率有樂歌其後親祀南郊享太廟奉慈廟大享明堂祫享
帝皆親製降神送神奠幣瓚裸酌獻樂章餘詔諸臣爲之
至於常祀郊廟社稷諸祠亦多親製景祐元年八月判太

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明年二月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朴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初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罇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

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虞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

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同
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鍾律
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
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
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
獻享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鍾鐸聲量之
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
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鐸之
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
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

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鍾磬每十六枚爲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鍾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旣以十二律各

配一鍾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鍾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鍾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

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
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鍾協調清
濁有司別議以聞鍾舊飾旋蟲改爲龍乃遣使採泗濱浮
石千餘段以爲縣磬先是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
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元等詳求典故
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
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祕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
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
鼓靈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鼗
靈鼗路鼗闕而未製今旣修正雅樂謂宜申敕大匠改作

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
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爲雷鼓八
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製以柱貫中
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
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圓丘降神六變初
八面皆三擊推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載擊
以爲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于四
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鍾亥之位也中鼓黃鍾子
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
鼓夾鍾卯之位也右應沽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

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鞀林鍾未之位也坤隅右
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鞀無射戌之位
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後照等復以殿庭備奏四
隅旣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
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
者鑄鍾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鑄皆亂擊焉
後周以十二鑄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
二鑄鍾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鍾太
簇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
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之中鑄鍾爲難和一聲不及則

宮商失序使十二鑄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鍾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鍾依辰列位隨均爲節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隋制內宮縣二十虡以太磬代鑄鍾而去建鼓唐武后稱制改用鍾因而莫革及是乃詔訪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鑄鍾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

梁甫西瘞汾陰並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中
宮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廟后廟
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虞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
之法謂宜同於鑄鍾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
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爲樂之節
也詔可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
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
後先故旅進輩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
者所謂通鼓也鐸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
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

鼓止鼓既搖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爲八列別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鐸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鐸鐸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舞儀請如祁所論其冬帝躬款奉慈廟樂縣罷建鼓始以磬代鐸鍾禮官又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侑者明侑則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爲說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宮之縣既用鐸鍾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鍾石之樂尤爲失禮前

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鑄鍾取陰教尚柔以靜爲體今樂去大鍾而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大樂埴舊以漆飾敕令黃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祝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扙之鄭康成以爲設椎其中撞之今當剗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祝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爲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從之又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

飾雙鳳施兩簧焉照因自造箏箏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
竽宮琴宮瑟大阮大稽凡十一種永備雅器詔許以大竽
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弦琴二種
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弦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
增其弦皆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七弦九弦琴皆令圓
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帝乃親製樂曲以夾鍾
之宮黃鍾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
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靈宮罷舊真安
之曲以黃鍾之宮大呂之角太簇之徵應鍾之羽作興安
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惟乘輿親行則用之

以姑洗之角林鍾之徵黃鍾之宮太簇之角南呂之羽作
祐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鍾之宮太簇之角姑洗之徵
南宮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
曲于時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黃鍾
之宮作廣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謁奉
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瓚厚安以酌獻章
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瓚衍安以酌獻皇帝入出
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圓丘太祖配以黃鍾
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
以太簇之宮作皇安以奠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

祖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呂之宮作獻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賓之宮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真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鍾之宮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之爲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獨未施行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又爲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聲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

陰陽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
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鞀竽演之於壬式
遁甲之法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羣臣焉初照等改造
金石所用負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
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
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
縣至於鼓吹及十二案悉脩飭之令冠卿等纂景祐樂
圖二十篇以載鎔金鑢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
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
樞密院大臣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

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
及諸臣樂章用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
異至如煉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鍾又欲以三辰五靈
爲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
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爲不可御史曹脩
睦亦爲言帝旣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

志卷第七十九

志卷第八十

宋史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贈國重節中書右丞相贈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樂二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鍾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鍾磬皆稟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法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

而李照鍾下竊觀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
依漢志忝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
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
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鍾
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
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忝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
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鬬謂無憑孰爲稽
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
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
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

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鍾之宮乃取李照新鍾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鍾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鍾

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龠一枚容秬黍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鍾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鍾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

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鍾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踈舛不可依用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鍾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

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鍾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虞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鞀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鐃鍾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鞀以應之又所造大筚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旣復用舊樂未審

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康定元年阮逸上鍾律制議并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眞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饴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慇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

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
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圓丘寓祭
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
廟信安之曲曰慈安六月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
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
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
聲爲一曲皆黃鍾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
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
爲均皆自黃鍾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
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

合宮歌並肆于太常是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
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
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鍾準爲十二正
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
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
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
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也其編
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虞者蓋取十二鍾
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虞者以一均
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虞者以均清正爲十四宮商

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虞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爲宮則黃鍾爲角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無射爲宮則黃鍾爲商太簇爲角應鍾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鍾爲角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

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鍾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刻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

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七月御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旣皆

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爲角獻青帝仲呂爲徵獻赤帝林鍾爲宮獻黃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鍾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九月帝服韡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群臣又出新製頌墳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

既閱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于明堂然世鮮知音其令太常並加講求時言者以爲鍾鍾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曉音詔同定鍾磬制度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泐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泐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

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膏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

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議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七月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各大安詔曰朕惟古

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

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鍾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鍾十二黃鍾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角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鍾並與黃鍾同制而兩欒間遞減至應鍾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鍾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鍾大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

六寸九分寸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鍾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鍾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爲周禮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是大鍾宜厚小鍾宜薄今大鍾重一百六斤小鍾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鍾厚非也又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爲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五年四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誥

王洙奏黃鍾爲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鍾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据此以黃鍾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鍾特磬者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鍾大小之制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黃鍾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爲宮即黃鍾大吕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參酌其鑄鍾特

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忝尺爲法鑄大呂應鍾鍾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鍾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三鍾磬一以黃鍾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允言曩者紫宸殿闕太常新樂議者以鍾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

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旣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鍾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幣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

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爲大理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內殿承制並以制鍾律成特遷之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豈樂所召哉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鍾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

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恊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鍾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鍾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鍾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鑄鍾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旣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爲驗八月御製恭謝樂章是月詔

恭謝用舊樂四年九月御製祫享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
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
大昌眞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
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
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禧安
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
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
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
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七年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
肄于太常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

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祝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祝敔之用旣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祝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祝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祝敔又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

私也謹案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
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
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
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
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
曰傳稱祭天以煙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
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
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
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
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

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

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饗明堂奠幣歌誠
安酌獻歌德安二年九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廟二舞
郎總六十八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爲武舞臣謹按舊
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廟太樂令率工人
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
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
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至德
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倖
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
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

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橫於下進退取舍蹙迫如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爲稱事有近而不可述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繫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四年八月學士院建言國朝宗廟之樂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繼天遵業欽明勤儉不自暇逸踐祚未幾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軼百王之上今厚陵復土祔廟有期而樂名未立

亡以詔萬世請上樂章及名廟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後
禮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詳定朝會及郊廟禮文官於樂節
有議論率以時考正之

神宗熙寧九年禮官以宗廟樂節而有請者三其一今祠
太廟興安之曲舉祝而聲已過舉敵而聲不止則始終之
節未明請祠祭用樂一奏將終則戛敵而聲少止擊祝則
樂復作以盡合止之義其二大樂降神之樂均聲未齊短
長不協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請以一曲爲一變六變用
六九變用九則樂舞始終莫不應節其三周人尚臭蓋先
灌而後作樂本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請先灌而後作樂元

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爲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位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今朝會儀舉第一爵宮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

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
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
樂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鄼綴各
六十四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
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
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
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
三成覆身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
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
置於翬藻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

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燾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爲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鈔二四工舉二工執鐻執鐃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鄭綴總干正立定位堂上長歌以咏嘆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鈔和之以金鐻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爲猛賁趨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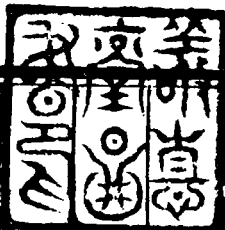
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
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嚮空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
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
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
還振旅之狀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鎛廢鐻鳴鐃復至南
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
戚若用八佾而爲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武舞
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
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
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三

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爲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縣四隅雖有建鼓鞀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鞀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鐃鍾相應鞀應在建鼓旁是亦朔應應鼙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鼙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樂縣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爲樂節請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眡矇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

請宮縣設鼗以爲樂節其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鍾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樂夏擊則祝敵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本在堂下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在庭後世不原於此以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鍾歌磬蓋歌鍾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鍾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鍾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鍾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簠虛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錄鍾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鍾磬其千古者

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
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
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儀禮
瑟與歌工皆席于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虞之下繫以
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
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
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鍾磬俱用八爲數請罷庭中歌
者堂上歌爲八琴瑟之數放此其箏阮筑瑟廢太常以謂
堂上鍾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寢
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

况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鍾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志卷第八十



志卷第八十一

宋史一百二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樞密院事都總裁院院等奉
勅修

樂三

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致仕劉几赴詳定所議樂
以禮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
楊傑同議且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大樂詔可初
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
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
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

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
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
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
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
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
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
和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
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
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
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

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旣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箎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鑄鐘特

磬編鐘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罇鐘
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
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
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
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荊湖來歸
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
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
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
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
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

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殽無叙則失於節奏
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金石衆作
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
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
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饗祖廟不奏無
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
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
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
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
器尚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變之

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條鐘琯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爲十二均圖并上之其論以爲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爲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爲宮同之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

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著於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鎮几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黃鐘乃當李照之太簇其編鐘編磬雖有四清聲而黃鐘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鐘編磬雖有黃鐘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鐘則聲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鐘及黃鐘

大呂清聲以爲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詠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別製之而太常以爲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鐘磬別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以朴樂鐘爲清聲毋得銷毀凡等謂新樂之成足以薦郊廟傳萬世其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爲宮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大司樂凡樂園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園鐘者夾鐘也用夾鐘

均之七聲以其宮聲爲始終是謂圜鐘爲宮用黃鐘
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爲始終是謂黃鐘爲角用太簇
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爲始終是謂太簇爲徵用姑洗
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爲始終是謂姑洗爲羽今用夷
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
簇爲徵姑洗爲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用之
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鐘宮黃鐘角
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爲宮其黃鐘爲
角則用黃鐘均以其角聲爲始終太簇爲徵則用太
簇均以其徵聲爲始終姑洗爲羽則用姑洗均以其

羽聲爲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度曲凡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呂相應鐘三等王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阮逸胡瑗鐘所謂聲舒而遠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蟲之制鐘聲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箎笛率從新制而調琴瑟阮筑塤諸器隨所下律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徙置太常闢屋以貯藏之考選樂工汰其推鈍癯老而優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爲程度以時習焉初皇祐中益

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爲嘗得古本漢書言在律曆志范鎮以其說爲然請依法作爲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侖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爲非詔鎮與凡等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

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

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
不報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
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
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
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
於床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
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
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
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鋪十二虡爲宮縣
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虡無

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
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虡方唐之盛
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
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
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虡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
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
辰位設鑄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
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
如之五年正月開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
應古法復下揚傑議傑論防增編鐘編磬二十有四

爲龔制管簫視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
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與劉几同請
以晉鼓節金奏考經禮制龔虞教國子宗子舞用之
郊廟爲何所取而范鎮亦言自唐以來至國朝三大
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爲角黃鐘之角黃
鐘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
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
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
鐘羽今葉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
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絕學防草

萊中習之尤難乃補防爲樂正六年春正月御大慶
殿初用新樂二月太常言郊廟樂虞若遇雨雪望祭
即設於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昊天舞名請初
獻曰帝臨嘉至亞終曰神娛錫羨太廟初獻曰孝熙
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部言周禮凡
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樂矣今旣
移祿在作樂之前皇帝詣壘洗奏乾安則入門亦當
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宮及南郊壇門乞如之
七年正月詔從協律郎榮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
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

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
祀而其樂虞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
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欽崇之意
乞自今準親祠用二十六虞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
二十有四詔可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詔臣製造
玉磬將用于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以登歌今年親
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盛典從之三年范鎮樂成上
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鑄鐘衡一尺一
斛一響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箎篪笙和笙
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

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鄴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龔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鎮爲樂論其自叙曰臣昔爲禮官從諸儒難問樂

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
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
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爲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
量論聲器言在律曆志論鐘曰夫鐘之制周官鳧氏
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
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間則然
非在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爲修
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
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
也鼓六鉦六舞四旣言鼓間與舞佾相應則鼓與舞

皆六所云鈺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鈺外一彼旣以鈺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就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鈺者正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則鈺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鈺舞篆景樂隧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於內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鑄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

金齊一以黃鐘爲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鐘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論磬曰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爲法若黃鐘服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

求其聲不亦遠乎鐘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爲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此出於自然而聖人者能知之取以爲法後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則不足爲法矣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爲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罇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臣欲乞凡宮架內於罇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論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物者生天地間其體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爲八器命之商則商命之宮則宮無一物不同者能使天

地之間至相戾之物無不同此樂所以爲和而八音所以爲樂也樂下太常而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旣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盖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其議樂章曰國朝大樂所立曲名各有成憲不相淆雜所以重正名也故廟室之樂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類是也今鎮以文明之曲獻祖廟以大成之曲進皇帝以萬歲之曲進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難以施於宗廟朝

廷議宮架加磬曰鎮言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
宮架內止設鑄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
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欲乞凡宮架內於鑄鐘後各
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按唐六典天子宮
架之樂鑄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
虞宗廟與殿庭同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餘如
宮架之制今以鑄鐘特磬並設之則爲四十八架於
古無法皇帝將出宮架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
帝興宮架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未聞皇帝出入
以特磬爲節議十六鐘磬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

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徒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爲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

周禮曰鳧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埙篪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

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
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爲進
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爲退旅
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
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
干戈爲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
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
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各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
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

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爲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爲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於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越來朝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

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於正
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
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
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
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
皆舞退鼓盡即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
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
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
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
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卻身初辭合手自

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出爲再辭
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爲固辭再鼓皆
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初
謙合手當胷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爲再謙再鼓皆
左側身右垂手爲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
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嚮
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正
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爲初辭再
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
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顧

爲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
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
鼓皆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
相嚮再鼓皆卻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
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
皆相顧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授之正
立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
祀之舞同協律郎陳沂按閱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
會則用之八年太常博士孫諤言臣嘗奉社稷之祠

親覲陳設初疑其闕略而不備退而考元祐祀儀乃
與所親見者合焉其登歌之樂雖有鐘磬簫虡搏拊
祝敔之屬獨陳太社壇上而太稷闕焉夫宮架不備
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官制祭祀之法則有靈鼓以鼓
之有帔舞以舞之有太簇應鐘咸池以極其歌舞之
節此樂文之備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於開元亦循
三代之遺法於壇之北宮架備陳別異天神中建靈
鼓歌鐘歌虡各設二壇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
典禮凡祭太社太稷宜倣周官及開元禮文於壇之
北備設宮架鐘匏竹各列二壇南架之內更植靈鼓

於是集侍從禮官議增稷壇樂而添用宮架之說不行元符元年十一月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旨復先帝樂制也二年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

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理文多故弗著焉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箏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魯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

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焉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刺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旣至忝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津嘗陳於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說而託於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

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
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
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
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
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
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
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
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
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廼稱朕咨諏之
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

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
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
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
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
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
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
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
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
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
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

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柰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曷試之時曷終匿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爲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旣長於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黃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

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爲君
圍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爲之銘其文曰天
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
其時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
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于斯無襲于彼九九以生律
呂根抵維此景鐘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
子萬年旣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伊何以
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志卷第八十一

志卷第八十二

宋史一百二十九

開儀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樞密院直學士都統制殿前奉
勅修

樂四

崇寧四年七月鑄帝鼎八鼎成八月大司樂劉昂言
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鐃簫鼓鼙篪等與
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
罷之又依曷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
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于
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

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僚稱頌九月朔以
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
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
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
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
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
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
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
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
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窾

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于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二五年九月詔曰樂不作久矣朕承先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緒建官分屬設府庀徒以成一代之制二月嘗詔省内外冗官大晟府亦併之禮官夫舜命夔典樂命伯夷典禮禮樂異道各分所守豈可同職其大晟府名可復仍舊又詔曰樂作已久方薦之郊廟施於朝廷而未及頒之天下宜令大

晟府議頒新樂使雅正之聲被於四海先降三京四輔次帥府大觀二年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詵亦上徵聲乃降是詔三年五月詔今學校所用不過春秋釋奠如賜宴辟廱乃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之戲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樂四年四月議禮局言國家

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爲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設宮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宮架二舞詔可六月詔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肄業上庠頗聞恥於樂舞與樂工爲伍坐作進退蓋今古異時致於古雖有其迹施於今未適其宜其罷習二舞願習雅樂者聽八月帝親製大晟樂記命太中大夫劉曷編修樂書爲八論其一曰樂由陽來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陽之數復而爲一則寶鼎之卦爲坎極而爲九則彤鼎

之卦爲離離南方之卦也聖人以光明盛大之業如日方中嚮明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則曰大晟日王於午火明於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之時恢擴規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永觀厥成樂名大晟不亦宜乎其二曰後世以忝定律其失樂之本也遠矣以忝定尺起於西漢蓋承六經散亡之後聞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爲法聲旣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於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秬黍云乎哉其三曰焦急之聲不可用於隆

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
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
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和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
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
代之樂理若有待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爲先
務後世知爲崇配布政之宮然要妙之旨秘而不傳
徒區區於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
且盛德在木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
堂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
水則居玄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宮聲乃

作其應時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麗於五行者以聲召氣無不總攝鼓宮宮動鼓角角應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曆數過期不亦宜乎其五曰魏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九寸之律三數退藏故八寸七寸爲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其六曰乾坤交於亥而子生

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
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爲至陽之氣
在二十八宿爲虛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統
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三統申子辰屬於虛而統於子
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丑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
亥卯未屬於房而統於卯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
統於四清焉其七曰昔人以樂之器有時而弊故律
失則求之於鐘鐘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倫則權
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
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緘運用萬物振作則

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邪其八曰聖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樂以謂帝舜之樂以教胄子乃頒之於宗學成周之樂掌於成均乃頒之府學辟雍太學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聲被天下矣漢施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於房中之樂唯恐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聞平淡之音而特詔有司制爲宮架施之於禁庭房中用雅樂自今朝始云又爲圖十二一曰五聲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應二十八宿四曰七均應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調六曰十二律所生七曰十二律應

二十四氣八曰十二律鐘正聲九曰堂上樂十曰金鐘玉磬十一曰宮架十二曰二舞圖雖不能具載觀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意矣天地相合五數乃備不動者爲五位常動者爲五行五行發而爲五聲律呂相生五聲乃備布於十二律之間猶五緯往還於十有二次五運幹旋於十有二時其圖五聲以此兩儀旣判八卦肇分氣盈而動八風行焉顓帝乃令飛龍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方是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未備後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而爲八音以聲召氣八風從律其圖八音以此上象著

明器形而下以聲召氣脗合元精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八宿以北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爲四聲之綱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於合樂者蓋東方七角屬木南方七徵屬火西方七商屬金北方七羽屬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屬而每方之中七均備足中央七宮管攝四氣故二十八舍應中正之聲者制器之法也二十八舍應七均之聲者和聲之術也其圖七均應二十八宿以此合陰陽之聲而文之以五聲則九六相交均聲乃備黃鐘爲宮是謂天統林鐘爲徵是謂地統太簇爲商是謂人統南呂爲羽於時屬

秋姑洗爲角於時屬春應鐘爲變宮於時屬冬蕤賓
爲變徵於時屬夏旋相爲宮而每律皆具七聲而八
十四調備焉其圖八十四調以此自黃鐘至仲呂則
陽數極而爲乾故其位在左蕤賓至應鐘則陰數極
而爲坤故其位在右陰窮則歸本故應鐘自生陰律
陽窮則歸本故仲呂自歸陽位律呂相生起於復而
成於乾終始皆本於陽故曰樂由陽來六呂則同之
而已相生之位分則爲乾坤之爻合則爲旣濟未濟
之卦自黃鐘至仲呂爲旣濟故屬陽而居左自蕤賓
至應鐘爲未濟故屬陰而居右易始於乾坤而終於

既濟未濟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氣交際於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圖十二律所主以此二十四氣差之毫釐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爲聲在曆爲氣若氣方得節乃用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以此漢津曰黃帝夏禹之法簡捷徑直得於自然故善作樂者以聲爲本若得其聲則形數制度當自我出今以帝指爲律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圖十二律以此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歌鐘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樂曲不協律歌不擇人有先製譜

而後命辭奉常舊工村野癯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選
擇惟艱故堂上之樂鏗然特異焉其圖堂上樂以此
金玉之精稟氣於乾故堂上之樂鐘必以金磬必以
玉歷代樂儀曰歌磬次歌鐘之西以節登歌之句即
周官頌磬也神考肇造玉磬聖上紹述先志而堂上
之樂方備非聖智兼全金聲而玉振之者安能與於
天道哉其圖金鐘玉磬以此大晟之制天子親祀圓
丘則用景鐘爲君圍罇鐘特磬爲臣圍編鐘編磬爲
民圍非親祀則不用君圍漢津以謂宮架總攝四方
之氣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虞在下而

以四方之獸以象鳳儀獸舞之狀龍箕崇牙制作華
煥其圖宮架以此新樂肇興法夏籥九成之數文舞
九成終於垂衣拱手無爲而治武舞九成終於偃武
修文投戈講藝每成進退疾徐抑揚顧揖皆各象方
今之勲烈文舞八佾左執籥右秉翟蓋籥爲聲之中
翟爲文之華秉中聲而昌文德武舞八佾執干戈而
進以金鼓爲節其圖二舞以此又列八音之器金部
有七曰景鐘曰鈔鐘曰編鐘曰金罍曰金鐻曰金鏡
曰金鐸其說以謂景鐘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
黃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

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又矣其聲則黃鐘之
正而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鐃鐘形聲
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
比成文聲韻清越鐃鐃鐃鐃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
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爲之倡故以金鐃和鼓陽動而
不知已故以金鐃節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
鐃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鐃通
鼓金乃兌音兌爲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石部有二
曰特磬曰編磬其說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
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天

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鑄鐘惟后廟乃用特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小大不侔大晟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聲爲主必用泗濱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爲之其聲沉下製作簡質理宜改造焉絲部有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說以謂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

氏爲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闊三分以象三才嶽內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晷三百六十日龍斷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旣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爲六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竹部有三曰長遂曰箎曰簫其說以謂遂以一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箎三才之和寓焉

六竅爲邃六律之聲備焉箎之制採竹竅厚均者用
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箎之樂生於律樂
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衆
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
鳴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
星匏曰七星匏其說以謂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
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
簧皆施匏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
十三簧爲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
爲別八音之中匏音廢絕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

其制下皆用匏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歛翼鳥火禽火數七也土部有一曰塤其說以謂釋詩者以塤箎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塤箎爲况嘗博詢其旨盖八音取聲十相同者惟塤箎爲然塤箎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二者其竅盡合則爲黃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塤箎相應革部十有二曰晉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鼙鼓曰鼙鼓曰鼙鼓

鼓曰靈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
說以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爲秋分之音而屬
陰鼓爲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
聲而後群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
後蟄蟲坏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爲陰唱也建
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樂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
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
兆也天子錫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
之祝先衆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聲
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爲神則地爲靈也以

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
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
鼓登歌今奏擊拊以革爲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
也木部有二曰祝曰敔其說以謂祝之作樂敔之止
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
易曰震起也艮止也祝敔之義如斯而已祝以木爲
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
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
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
寅爲虎虎伏則以象止樂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

之窮憂之以竹裂而爲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爲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又有度量權衡四法候氣運律教樂運譜四議與律曆運氣或相表裏甚精微矣茲獨採其言樂事顯明者凡爲書二十卷說者以謂蔡京使曷爲緣飾之以布告天下云政和二年賜貢士聞喜宴于辟廱仍用雅樂罷瓊林苑宴兵部侍郎劉煥言州郡歲貢士例有宴設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用雅樂易去倡優淫哇之聲八月太常言宗廟太社太稷並爲大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設宮架樂舞獨爲未備請迎神送神詣壘

洗歸復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亞終獻望燎樂曲並

用宮架樂設於北墉之北詔皆從之三年四月議禮

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

俱北向祝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東搏

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敔北東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

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

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之西大朝

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設筵二箎一巢笙二和笙二爲一列西

上大朝會和笙在遂南塤一在遂南大朝會南閏餘匏一簫各在

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則於泰階之西宗祀則於西階之東大朝會則於丹

蟬香案之西

設遂二箎一巢笙二和笙二爲一列東上塤

一在遂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簫一在九

星匏西鐘磬祝故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

太廟宗祀大朝

會則於殿上

塤箎笙遂簫匏工並立於午階之東西

太廟則於

泰階之東西宗祀則於兩階之間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

樂正二人在鐘磬

南歌工四人在敵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

一名在樂虞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

大朝會服絳朝服方心曲領緋

白大帶金銅革帶烏皮履

樂工黑介幘執麾人平巾幘並緋繡鸞

衫白絹夾袴抹帶

大朝會同

又上親祠官架之制

景靈宮宣德門

大朝會附

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

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
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
十二罇鐘特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罇鐘三
特磬三東方罇鐘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
北罇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罇鐘間之北方罇
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

景靈宮天興殿罇鐘編鐘
編磬如每歲大祠宮架陳

設植建鼓鞀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鞀鼓在左應

鼓在右設祝敵於北架內祝一在道東敵一在道西

設瑟五十二

朝會五十六宣
德門五十四

列爲四行二行在祝東

二行在敵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

有八

宣德門二十

次五弦琴一十有八

宣德門二十

並分左右

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並左各十

有二右各十有一

宣德門七弦九弦各二十有五並左十有三右十有二

次巢笙

二十有八分左右

宣德門三十二

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

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

宣德門大朝會二十

次竽二十次篪二

十有八

宣德門三十六朝會篪三

次塤一十有八

宣德

門朝會二十

次遂二十有八並分左右

宣德門遂三十六朝會三十三左十

有七右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

十有六地祗靈鼓靈鼗各二太廟路鼗各二大朝會晉鼓二宣德門不設

並在三弦五弦琴

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

二人在祝敔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

宣德門四十
朝會三十有

六次祝敔東西相向列爲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
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

右北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廡之右東向副

樂正同樂正服

大朝會同
樂正朝服

樂師緋公服運譜綠公服

大朝會介憤絳
韞衣白絹抹帶

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

朝會

同

又上親祠二舞之制

大朝會同

文舞六十四人執籥翟

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爲八佾文舞分立於表之

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纛在前東西相向舞色

二人在執纛之前分東西

若武舞則在
執旌之前

引武舞執旌

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鐃二人持金鐃四人奏金鐃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於宮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幘頭抹額紫繡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皐繡鸞衫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並進賢冠黃鸞衫銀褐裙綠襪當革帶烏皮履引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武舞郎並平巾幘繡鸞衫武舞郎並平巾幘黃畫引武舞人甲身紫襪武舞郎並平巾幘當豹文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鞞武舞郎並平巾幘引武舞人武弁武舞郎並平巾幘繡鸞衫抹額紅錦臂鞞白綃袴金銅革帶烏皮履武舞郎並平巾幘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敵一在編磬之北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敵北俱東西向

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

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

太廟別廟則於

殿下泰階之東明堂祠廟則於東階之西設遂一箎一塤一爲一列西上

和笙一在遂南巢笙一在箎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

西亦如之東上

太廟別廟則於泰階之西鐘磬祝敔

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

明堂太廟別廟於堂上塤箎笙

遂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

太廟別廟於太階之東西明堂祠廟於兩階之間若

不用官架即登歌工人並坐

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敔

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廡之西

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

幘並緋繡鸞衫白絹抹帶

三京師府等每歲祭社稷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

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器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

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制

四方各設罇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應鐘起西編鐘次之黃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皆北向東方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之編磬次之林鐘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二特磬各在罇鐘之內植建鼓鞀鼓應鼓於四隅設祝敵於北架內祝在左敵在右雷鼓雷鼗鼓各二

地祇以靈鼓靈

鼓太廟別廟以路鼓路鼓

分東西在歌工之側瑟二在祝東次一

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各為一列敵西亦如

之巢笙竽篪塤遂各四列在雷鼓之後

若地祇即在靈

鼓後太廟別廟在路鼓後

晉鼓一在遂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人

在祝敵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祝敵之南東西

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正

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同登

歌樂工

凡軒架之架三面其制去宮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而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

一文武二舞並同親祠惟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袍

銀褐裙白綃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五月帝御

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此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具無忘慙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官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全塤箎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鈞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用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弼教坊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令輒高下其聲或別爲他

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滛哇之聲如打斷哨笛呀
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遠
者與聽者悉坐罪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
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
入詔頒降天下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雍諸生
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紵皂緣紳帶佩玉從劉曷
製也曷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剋四時之禁不
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
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
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

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
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
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
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
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
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
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敝雜干犯四
時之氣義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
為雅正四時之禁亦右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
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

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黃鐘宮以夾鐘爲中呂宮以夷則爲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律改定詔可六年詔先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又不施用其令略加磨礱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又詔大晟雅樂頃歲已命儒臣著樂書獨宴樂未有紀述其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并圖譜令劉曷撰以爲宴樂新書十月臣僚乞以崇寧大觀政和所得珍瑞名數分命儒臣作爲頌詩協以新律薦之郊廟以告成功詔送禮制局七年二月典樂裴宗元言乞按習虞書賡載之歌

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鵲巢鹿鳴
文王清廟之詩詔可中書省言高麗賜雅樂乞習教
聲律大晟府撰樂譜辭詔許教習仍賜樂譜三月議
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
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
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
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舞
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
有鐃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鐃昭其大也然則
鐘大器也鐃小鐘也以宮商爲鈞則謂之大鈞其聲

大故用鐃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爲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鐃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鐃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鐃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爲一器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鐃鐘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蓋鐃鐘猶之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爲用者也編鐘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旣應十二辰矣復爲鐃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鐃鐘止設一大鐘爲鐘一小鐘爲鐃一大磬爲特磬以爲衆聲所依詔可四月禮制局言尊祖配天

者郊祀也嚴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來天神而禮之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其宮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圜丘方澤各有大樂宮架自來明堂就用大慶殿大朝會宮架今明堂肇建欲行朔置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運政治頒于天下是月也凡樂之聲以應鐘爲宮南呂爲商林鐘爲角仲呂爲閏徵姑洗爲徵太簇爲羽黃鐘爲閏宮旣而中書省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應鐘爲宮則南呂爲商林鐘爲角仲呂爲閏徵姑洗爲徵太簇爲羽黃鐘爲閏宮

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應鐘爲宮則當用大
呂爲商夾鐘爲角仲呂爲閏徵蕤賓爲徵夷則爲羽
無射爲閏宮明堂頒朔用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
律爲宮右旋取七均之法從之仍改正詔書行下自
是而後樂律隨月右旋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
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授民時樂以黃鐘爲宮太簇
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閏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
鐘爲閏宮調以羽使氣適平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
右个樂以大呂爲宮夾鐘爲商仲呂爲角林鐘爲閏
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夾鐘爲閏宮客氣少陰火調

以羽尚羽而抑徵孟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夷則爲閏徵南呂爲徵應鐘爲羽大呂爲閏宮客氣少陽相火與歲運同火氣太過調宜羽致其和仲春之月御明堂青陽樂以夾鐘爲宮仲呂爲商林鐘爲角南呂爲閏徵無射爲徵黃鐘爲羽太簇爲閏宮調以羽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姑洗爲宮蕤賓爲商夷則爲角無射爲閏徵應鐘爲徵大呂爲羽夾鐘爲閏宮客氣陽明尚徵以抑金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樂以仲呂爲宮林鐘爲商南呂爲角應鐘爲閏徵黃鐘爲徵太簇

爲羽姑洗爲閏宮調宜尚徵仲夏之月御明堂樂以蕤賓爲宮夷則爲商無射爲角黃鐘爲閏徵大呂爲徵夾鐘爲羽仲呂爲閏宮客氣寒水調宜尚宮以抑之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樂以林鐘爲宮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大呂爲閏徵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閏宮調宜尚宮以致其和孟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左个樂以夷則爲宮無射爲商黃鐘爲角太簇爲閏徵夾鐘爲徵仲呂爲羽林鐘爲閏宮調宜尚商仲秋之月御明堂總章樂以南呂爲宮應鐘爲商大呂爲角夾鐘爲閏徵姑洗爲徵蕤賓爲羽夷則爲閏宮調宜

尚商季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右个樂以無射爲宮黃鐘爲商太簇爲角姑洗爲閏徵仲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閏宮調宜尚羽以致其平閏月御明堂闔左扉樂以其月之律十一月知永興軍席旦言太學辟廋士人作樂皆服士服而外路諸生尚衣襴幘望下有司考議爲圖式以頒外郡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

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古初無中
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爲正聲又以一黃鐘爲中聲則
黃鐘君聲不當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
黃鐘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分則入大呂
律矣易其名爲黃鐘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陰呂
臣聲僭竊黃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
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
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鐘爲正聲易大呂爲中聲之
黃鐘是帝律所起黃鐘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
扶陰退律進呂爲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

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爲宮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刊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旣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爲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弦弦大者爲

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爲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五七九弦太少樂內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簫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龡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簫三孔律呂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簫嘗以頽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爲樂本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遂塤箎簫各三等舊制簫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旣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

可闕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鐘一清聲黃鐘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止用兩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黃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鐘爲宮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黃鐘曲則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宮徵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爲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祝敔晉鼓鐃鐘

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行備設其八登歌宮
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
解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戾今欲乞
罷而不用詔悉從之攸之弟條曰初漢津獻說請帝
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爲九爲黃鐘之律又以中指之
徑圍爲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
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
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之奇偶然後
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劉昺
之兄煒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昺始主樂事乃建白

謂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分琯爲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鐘九寸琯爲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爲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及政和末明堂成議欲爲布政調變事乃召武臣前知憲州任宗堯換朝奉大夫爲大晟府典樂宗堯至則言太少之說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知之而劉昫不用乃自矧黃鐘爲兩律黃鐘君也不宜有兩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喜佗人預樂有士人田爲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爲大晟府典樂遂

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
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爲三
黃鐘律矣律與容盛又不翅數倍黃鐘旣四寸有半
則圜鐘幾不及二寸諸器大小皆隨律蓋但以器大
者爲太小者爲少樂始成試之于政事堂執政心知
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布政望鶴愈不至條
又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
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
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昫止用所謂中聲八
寸七分琯爲之又作匏笙塤箎皆入夷部至於徵招

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樂工嫉之如讎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二年八月罷大晟府製造所并協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七年十二月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並罷靖康

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
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景陽鐘并虞九
鼎皆亡矣

志卷第八十二